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 張時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一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八三

太空英雄
THE RIGHT STUFF

原 著：TOM NOLFE
譯 者：張 時

發行人：平 鑫 濟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掌字第1059號

主 編：王美音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蘭心·雲 青·陳吳萃
余國芳·林靜華·林少岩
种衍倫·戴國光·湯新華
麥倩宜·姜恩娜·謝玲瑤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呂榮·吳慧雯
協 對：曹星珠·劉秋娥·鮑秀玲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五 月

著作權及版權 究

本書定價：新·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 張時譯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 張時譯



當代名著精選183

太空英雄

主要人物表

飛行員及太空人

彼得·康拉特 (Pete conrad)
華利·謝拉 (Wolly Shirra)
吉姆·羅威 (Jim Lowell)
邁克·柯林斯 (Mich Collins)
比爾·布里奇曼 (Bill Bridgeman)
查克·葉格 (Chuch Yeager)
史可特·柯洛斯特菲 (Scolt Crossfield)
加斯·葛里宋 (Gus Grissom)

佐·華克 (Joe Walker)

吉特·繆萊 (Kit Murray)

伊文·金其洛 (Lven Kincheloe)

羅勃·懷特 (Robert White)

尼爾·阿姆斯壯 (Neil Armstrong)

阿倫·謝霸 (Alan Shepard)

蘭道夫·羅夫萊斯 (Randolph Lovelace)

史可特·卡本特 (Scott Carpenter)

約翰·葛倫 (John Glenn)

歌頓·古柏 (Gordon Cooper)

狄克·史萊頓 (Deke Slayton)



第一章	守護天使	二
第二章	真才實學	二五
第三章	空中英雄	四一
第四章	實驗豚鼠	六二
第五章	單打獨鬥	七七
第六章	世界舞台	九八
第七章	卡納佛角	一〇三

第八章	空中寶座·····	一二三
第九章	投票選舉·····	一三三
第十章	直上青天·····	一四一
第十一章	不幸事件·····	一五九
第十二章	淚水成河·····	一七五
第十三章	業務飛行·····	二〇五
第十四章	教材典範·····	二一九
第十五章	沙漠高空·····	二二七
尾聲·····	·····	二五九

第一章 守護天使

五分鐘裏，最多十分鐘，另外三個太空人的太太打電話給她，問她有沒有聽說那邊有了情況。

『珍妮，我是愛麗，貝蒂剛打電話來，說是那邊有了情況。你可有消息？』她們一通接一通電話全是那麼說的。她又拿起電話把同樣的話傳給別人。

『康妮，我是珍妮。康拉特，愛麗剛打電話來，她說那邊有情況……』

『情況』兩字是一般軍官妻子對那個朦朧主題的用語。珍妮·康拉特才二十一歲，初來此地不久，對那件主題更特別是茫然無知，因為沒人對她談過它。今天還早！對她來說，這是多不湊巧的啓蒙時間！她自己又呈現出如何的情景！珍妮修長苗條，濃郁的褐髮，高高的顴骨，寬潤的褐色眼睛。她有些像女明星珍西蒙絲。她父親是德州西南部的牧場主。她到東部的布萊第學院，在那裏遇到她丈夫彼得，當時她去費城參加一次社交舞會。彼得是普林斯頓四年級生，身材矮壯，金髮，喜歡開玩

笑。他的臉孔在任何時間都是笑嘻嘻露出大門牙間的空隙。他像是個初出茅廬的土包子。可是他精力旺盛，充滿自信，抱負遠大。他由普林斯頓畢業後兩年，便和珍妮結了婚。去年珍妮生下第一個孩子彼得，而今天，和平的一九五三年，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村，陽光射過屋外的松樹，海洋閃着輝光。海洋和石英色的海灘就在不到一哩外。任何人開車經過這裏，都會看見珍妮的松間小屋像是童話仙境。那是幢磚屋，珍妮和彼得把它漆成白色。太陽穿過松林落下千萬光點在白屋上閃亮。他們把百葉窗漆黑，使得白色牆壁顯得更加輝亮。房屋的樓下只有一千一百平方英尺，但是珍妮和彼得把它設計顯得更大些。他們的營造師朋友盡量給他們方便與折扣，使他們一共只花了一萬一千元。室外陽光燦爛，室內的溫度也漸漸上升，氣氛緊張，五個、十個、十五個，最後全部二十個，妻子全通了電話，都想知道到底是出了什麼情況，事實上，是她們丈夫有什麼事情發生。

電話聯絡後三十分鐘——在這個地方這不是個尋常的早晨——太太會覺得電話不是裝在桌子上或是掛在牆壁上。它在她的太陽穴中爆炸。如果門鈴響了，那麼情況不妙。規定雖然是不明文的，不過十分嚴格。任何女人不得把最後消息傳出去，更不可以使用電話。這件事不能掉以輕心如此輕率。不，時間一到，應該由個男人送消息來，一個高官或尊重的男人；牧師和死者的同僚。再說，他應該親自送壞消息來。他會來到大門口按鈴，像根冷冷的石柱站着，像隻魚般肩負着寒冰般的壞消息。所以這些妻子們的電話便像是死亡天使瘋狂而不祥地撲擊着雙翼。最後消息來臨時，大門的鈴聲會響起——門外站着一個男人……來通知她那邊已發生了不幸的情況；她丈夫的屍體正冰冷地躺在沼澤上或

松林間或棕櫚草地上，『焚燒得無法辨認』，所有在空軍基地住了很久的人（幸而珍妮沒有）都知道那是極其婉轉的說詞，事實上說的是一個人的屍體全身燒得焦黑，如同烤爐中的一隻大鴨子，全身水泡冒油，整個臉龐和毛髮全已燒得沒有了，更別提衣服了，連雙手和雙腳也沒有，它們只剩下臂和大腿，也和身體燒得同樣焦黑；而這個男人、丈夫、軍官、君子，也是母親心目中的寶貝。心肝寶貝才不過二十來歲，便已魂歸上天剩下不成形的焦炭。

我的丈夫——他們所談論的怎麼可能會是他？珍妮聽說過彼得這一班年輕人說的話，另外一些年輕人送命喪生，可是都不是這個中隊裏認識的人。何況他們談起那些事時，有說有笑，神情自若，用些俚語俗話一如在談運動的故事。他們有如在說，『他由一壘盜向二壘時被觸殺出局。』如此而已！在他們話語中與出版物中沒有一個字——連俚語俗話中也沒有！——提到一個年輕人在一瞬間靈魂消失剩下一段殘肢。他的微笑、表情、神態、憂愁、嬉弄、計謀、聳肩、溫柔與愛憐——你！我的心愛！——都像聲嘆息般消逝無踪；而恐懼侵入林間的小屋，一個少婦心焦如焚地等待新寡的消息。

以後一連串電話增加了彼得有了情況的可能性。中隊裏只有二十個人，不久有九個或十個進了帳……被死亡天使的羽翼所撲擊。每當有了情況的話傳了出去，丈夫們會抓住電話打回家說，出事的不是我。這些消息又會立刻傳開去。珍妮的電話又會響起，一個太太會說：

『南西剛接到傑克的電話。他在隊上，說有了情況，但是不得其詳。他說看見法蘭和格蘭十分鐘前出去，又回來了。他們的事。你聽說什麼了？』

珍妮聽見的全是別人丈夫的安全消息，沒有自己的。因此，在陽光明媚的傑克遜村外的海軍航空基地，一幢白色如夢幻的小屋中，又是一個美麗的少婦將會聽到她丈夫的情況，而一切都是不成文合約上所規定的。珍妮把名冊放在面前，中隊裏還有兩個人沒有消息。一個是布德·簡寧斯；另一個是彼得。她拿起電話做了緊急時候也被認為不妥當的事。值星官接了電話。

『我想找康拉特中尉，』珍妮說，『我是康拉特太太。』

『對不起，』值星官說——聲音有點嘶啞——『對不起……，我……』他說不出話！他幾乎要哭了出來！『我——嗯——他不能來聽電話！』

他不能來聽電話！

『有要緊的事！』珍妮說。

『對不起——不可能——』值星官幾乎說不出話，因為他在暗泣。『他不能來接電話。』

『爲什麼？他在那裏？』

『對不起，』又是嘆息，呻吟，『我不能告訴你。我——我要掛電話了！』

值星官的聲音在激動中消失了。

值星官！他居然受不了聽見她的聲音！

世界凍結了。珍妮再也無法計算時間。不知道再多久才有個能幹的長臉人，寡婦孤兒之友社的人，來正式通知她，彼得死去的消息。

沼澤中松樹枝幹腐爛，處處浮渣，孑孓游動。即使在這廣闊的污水地中，到處浮漂着『焚燒無法辨認』的氣味。飛機燃料爆炸的時候，它產生高熱，除了最硬的金屬外，什麼都會燒焚——橡皮、塑膠、賽璐珞、木頭、皮革、衣服、肌肉、軟骨、角質、毛髮、血液和原形質——它們不但燃燒，也發出化學界所知道的一切惡臭。人們可以嗅到恐怖的氣味。它鑽進鼻孔，燒灼鼻腔，滲入肝腸，似乎宇宙之間只有這股黑色焦臭味存在。直升機自松樹間降落到沼澤上時，艙門還沒打開，彼得·康拉特便聞到臭味，何況他們離飛機殘骸還有一段距離。康拉特和機員們必須再步行走過那段路。走了幾步，水深及膝，然後到了腋窩，但是他們努力撥開水上的污垢和松枝，不過比起惡臭，這段路程算不了什麼。康拉特是二十五歲的中尉，這天剛好擔任安全值星官，必須前往出事現場勘察。事實上他一生第一次的勤務便是分發到本中隊，他以前沒有到過出事現場，也沒有見過這種情況，聞過這種惡臭。

康拉特終於到了現場，那是一部SNJ，機身已燒爛陷入沼澤，一翅折斷，駕駛艙頂已粉碎。前座上只有他朋友簡寧斯的殘骸。布德·簡寧斯是個友善可親的伙伴，前途廣大的年輕戰鬥機駕駛員，現在成了沒頭的燒焦軀幹。他的頭就像脫莖的鳳梨，不知飛向何處。

康拉特站在沼澤水坑中不知該怎麼辦好。在這爛泥地中前進二十步都是吃力的工作。每次他向上望時，都看見枝藤糾結鬼影幢幢的陰影，以及自樹梢透下的白色光亮——一片有千萬洞孔讓陽光透過的樹網。他又在泥淖中向前涉行，其他人跟在他後面。前方樹梢上有個SNJ方才墜陷時的型模空

洞。它就是個樹林隧道。康拉特一行便沿着九十呎至一百呎上方的路徑前進。它轉了個急彎。這裡一定是機翼斷裂的地方。痕跡倒向一邊又開始下行。他們仍然向上看着前行。然後他們停止了。一個樹幹上方有一團綠色液體。那很奇怪。大堆樹液……樹的疾病——附近的枝桠上有一團褐色的液體，正像普通樹上害蟲所造成的一樣，旁邊有些黃色的硬塊，有如樹病使液體流出然後凝固——然而那並非樹疾病，因為上面有血，康拉特立刻閉口無語。大家都看得出來，一團突出的是飛行帽的襯裡，上面附着耳機。凝塊是簡寧斯的腦。樹幹擊碎了飛行艙，把簡寧斯的頭打成破碎的西瓜。

爲了遵守規矩，中隊長在沒有找到簡寧斯的妻子蘿麗，並且派個男性死亡使者通知她之前，不打算宣佈他的死訊。蘿麗不在家也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只好等一會。使妻子們打電話緊張個不停。所有飛行員都有了消息，除了布德·簡寧斯和彼得·康拉特。二分之一的機會，這種事也不是罕見的。

蘿麗，簡寧斯去了購物中心。她回去時，有個人正在等她，一個莊肅的寡婦孤兒之友社員。蘿麗在這場奇異的戰爭中失敗了，蘿麗的孩子（她已懷第二胎）將沒有父親。這正是珍妮·康拉特心中所想像的可怖影像——她本來以爲自己要永遠忍受下去。可是這個冷酷不幸的事實却使珍妮感到慰安。

在布德·簡寧斯葬禮的那一天，彼得到衣櫃後面取出他的正式軍裝。那是海軍官員最有格調的一套盛裝。彼得以前還沒有機會穿過它。外套是雙排扣的，天藍色呢料，幾乎長及腳踝。它重達十磅。前方是雙排金扣，一圈圈肩帶，美麗的翻領，高高的摺袖，細腰身，身後有自腰起的開叉。二十世紀